

聽見一場夢

眼睛睜開之前，正靜靜坐在我們一同組裝的旋轉椅上，錯落的冰雹在屋頂踢踏起舞，率性地墜落。伴隨著對面山腳撞來的回音，無懈可擊的立體音效是夏季午後的高貴享受。在這斜頂木造的歐式閣樓，推開約一平方米大小的玻璃窗，誰都可以飛向眼前煙嵐裊裊的黑森林，或者伸手觸及那情緒多變的天空，成為神祕自然的一部分。但冰雹初落的幾聲乍響催促我關上玻璃窗，免得讓碎冰割了臉。

室內與室外隔離的瞬間，空氣生出一只弱音器，將樂音悶掉大半，使人聯想起普羅高菲夫《彼德與狼》中，豪壯的狼嚎突然作啞，反而成就另一種情調，含蓄或者悲慨。從天而降的冰塊大小不一，和屋上黑瓦一同跳躍，恰如黑白鍵，於是鋼琴協奏曲錚錚響起，尤有拉赫曼尼諾夫激昂樂章時的魄力。打在硬物上的冰雹，不時破碎四散，散落的聲響是踢踏鞋跟，如童話般，消失於陽光的偷窺。這樣約持續半小時的夏季午後音樂會，讓行人頭痛，唉叫躲避，卻讓異國遊子耳裡的毛細胞全都肅然起敬，等著為最後一個音符，餽以熱烈的掌聲。

冰雹，是佛萊堡(Freiburg)小閣樓八十日的鮮奇，是超市裡的魚肉或者豆腐，得靠機運，偶然可得，不可強求，但還是比在德國買到繁體中文書的機率要大點。這扇對外斜窗提供的盡是慢活樂趣，整個暑假讓人忘卻今夕何夕。每日我總好奇地收集各種聲音，往腦皮質的皺摺裡塞，惟有把東西藏進記憶裡，才不會違反行李二十公斤的限重，而遭海關盤查。況且以我身之渺小，吃不下所有美食，扛不了太多紀念品；庸才淺學，弄不懂深奧的歷史背景與文化情節，只好偽裝成不分類的回收桶子，把日常所見、所聞、所聽、所感通通裝起來，腦袋自有其整理歸檔的步調，有時還能靈光乍現，從支離殘片中拼湊出有用資訊，生活頓生許多快意，特別是來自聲音與語言。

我的一日由人聲揭開序幕。電子鬧鐘不會說早安，只會扯著喉嚨當電台主播。頭一兩週，每個德語音節漂浮成空氣微粒，揮手攪一攪便全散開，意義都不意義，不曉得為何音節們要搞分裂，不肯一個詞一個詞牽起手來。於是氣象預報像催眠組曲，越聽越沉；晨間新聞像打嗝的經文，脫序無高潮。亦或者像是某三流詩人當街吟唱，我沒有詩人的浪漫，不解其味，時常聽著廣播又渾渾夢去，直到電台放起搖滾饒舌的美國流行樂，才猛然醒覺，忿忿地將鬧鐘拍昏。

德國西南角、黑森林尾巴的古老城市裡凡事都帶點復古風，音樂學院與街談巷語以老成持重的姿態躺在德萊薩(die Dreisam)河畔曬太陽，鐘聲則躲在一座比一座悠久的教堂尖塔裡。還有滿街的老福斯，陪著老雙 B 車用數十年高齡的排氣管吐著煙圈，引擎咕嚕嚕地笑談兩德時代的戰爭往事。灰飛煙滅的不是文化內涵，而是世代交替的憂愁，以及昨夜足球場上的敗蹟。佛萊堡讓美式流行顯得突兀，也難怪馬丁門下的麥當勞如此顯眼詭異，當人們以「麥當勞門」戲稱這城門古蹟時，連我這外國人都聽出了詞語中的搞笑與諷刺。

喜歡聽德國人說話，思考德國人的用詞邏輯，邏輯上的幽默卻不是筆墨所能形容。至少在語音上和英語相比，就像嘴裡含著鹵蛋或者天生患著大舌頭，輔音彷彿在喉內擠成一堆，卡成一塊痰，一輩子都吐不出來，難怪德國人的咳痰聲特別宏亮。英、德語雖是親屬語言，卻表現不同個性。德語和眾所周知的日耳曼古板性情暗暗契合，德國人按部就班、循規蹈矩，說話像在讀音標，音節界線清清楚楚，短母音有如入聲，使句子頓挫分明。因此當他們出於體貼地對外國人講起英語，聽者可能幾分鐘內都不會察覺，那種有稜有角的英語，是扮裝的語言。

美國卡通電影〈小紅帽〉揶揄德式英語，把樵夫配音成大舌頭，還有點結巴，當其他角色對著他大叫：「我受夠你的德國腔了！」美國觀眾定能會心一笑。其實，非德語人士要領略德式發音，可沒那麼簡單，達到發音快速順暢的境界則更加困難。種種

因素限制下，德語語調聽起來不似英語那般豐富，不像法語那樣溫柔，跟漢語比起來就像是停不了的機關槍。有個德國人聽到我和某北京同學以漢語聊天，最大的疑問是：「你們講話為什麼這麼慢？而且句子都這麼短？」我倒想問問他們肺活量怎麼練的，一口氣可以噴那麼長的句子出來。

大舌頭令人聯想到憨直、辯才有礙，但佛萊堡的歷史名人聽了，一定會群起抗議，胡塞爾或許會說你所感受到的不是純然的現象，這世界需要直觀才能避開表象干擾；海德格會說你還沒有感知到真正的世界。他們腦子裡縝密的哲學思維，恐怕一輩子都說不完。但是在這大學城裡，錯身的各國居民哪裡管得了那麼多，仍舊把大學、餐廳、電車站、足球場的喧騰，以異國腔調充填著，各種奇特的文化風俗也跟著語言玩起大雜燴。北京奧運期間，許多人熱情地用「你好」來向我的黑髮黃皮打招呼，只是他們常常講成「尿」，有時我也就順勢「尿」回去，滿足他們炫耀漢語的天真舉動。在臺灣，要是把「你好」講成「尿」，恐怕就要看醫生了。但如果我假造一個大舌頭呢？如果故意把舌頭辣成腫腫胖胖的，德語發音會不會猛然進步？這個無聊的假設，讓我每次去土耳其捲餅店，都故意點一份鋪滿紅色辣椒粉、讓德國人嘆為觀止的超辣捲餅。

還想起在各地聽到的人語，特別是在火車上。德國人搭車特別安靜，大聲嚷嚷、公然講手機、播放音響、放任小孩尖叫等等事情，大概只會發生在「喝醉的」德佬身上。多次往返德法邊界，穿梭萊茵河兩岸，乘客上車有如貼了標籤，行為舉止噪音大小各自有程度差異，能輕易分辨法人與德人，表面上他們只是被一條河分開的鄰居，實際上卻是兩種文化分庭抗禮、互不相讓。德國人通常喜歡獨坐，手上會有一本書，背包有一瓶水，書看累了就打個盹，他們翻書的聲音特別好聽，不知是因為紙頁的材質還是手掌厚大的關係，與列車行駛鐵軌上的物理碰撞聲極為相稱，反襯出特殊的靜謐。即使是小孩在打電動玩具，也有讓人忽視的能耐。法國小孩則時常爬上置物架、爬上父母的肩頭，也有趴在走道上堆起積木、家家酒的，時時展現他們用不完的精力。我相信，列車上最多話的德國人非車長及查票員莫屬。

長程旅行樂趣無窮，從佛萊堡搭高速鐵路(ICE)到漢堡或是到慕尼黑的旅程，換了列車長就會換了口音，原先有著濃濃阿雷曼方言的黑森林腔是我熟悉了的，但過了卡爾斯魯爾(Karlsruhe)，列車往往開始講起標準德語，有人把德語教學 CD 灌進廣播系統了嗎？或許車長先生悄悄請法蘭克·薛慶 (Frank Schätzing) 代班，正娓娓道著他的科幻懸疑小說，而那極富磁性的嗓音正提到海洋復仇的片段。與之相比，慕尼黑的巴伐利亞腔德語最讓我困擾，音變習慣與常用詞彙都很具地方特色，火車越是往東開去，我越像聾子，聽其聲而不解其意。還好這裡的英語普及度甚高，車長先生怪腔怪調的英文，依然能夠指引方向。

與德國人相處時，大多數言談我並不能真正瞭解，卻喜歡那不同於英語的成分，德國的人聲、物聲中藏著令人安心的咒語。坐著輕軌電車，聽取城市各角落的聲音，那感覺就像坐在布萊薩賀(Breisach)的萊茵河畔，涼風從針葉隙滑落，和水鴨一起踩皺淡綠的河水。鳥聲樹葉聲敵不過啪達啪達水面跳躍的水漂兒，河岸草皮上有人鋪著野餐布睡著了，他們的毛髮收集陽光的金黃，寧靜祥和，舉目所及，像一幅畫。德國布萊薩賀的對岸是法國的新布萊薩賀(Neuf-Brisach)，那裡有麥當勞、加油站，和汽車撲撲的公路，年輕人在烤肉嬉鬧，他們咕嚕咕嚕的法語構成另一個精彩國度。

在佛萊堡市待了一陣子，慢慢辨別得出詞與詞的界線、開始講出像樣的句子後，周遭人開始用德語轟炸我，房東太太開心地說起年少輕狂，嘮叨她的教育理念，還邀請我參加家庭聚會，划船野餐。語言班小考成績也總算有了幾個 A，可惜灰姑娘的魔法就要消失，必須回到華語的世界。我必須離開小閣樓，離開室友房間每日土石流般溢出的鋼琴演奏，他的瘋狂蕭邦和我的小旋轉椅都得留在昨日，留在北緯四十七度半的異國初秋。於是某天清晨，五度，從被窩掙扎而出，趴在閣樓的斜窗邊看繁星滿天，想起冰塊從天砸落碰撞內心世界的聲音，想起足球賽結束後的夜晚，人們被四周的小巷子擠壓出來，再匯流進十幾輛加班電車裡，軌道咻咻聲把他們一批批送回居所，而

趴在窗口的我，目送景物消失於午夜。

終於，換我踏上返鄉之路，清晨五點，佛萊堡的街景倒退著，上午九點，法蘭克福和整個德國一起縮小著。飛向臺灣的途中，當空姐與我交談，一時竟無法以母語應答，有種時空錯亂之感。回國後，花了幾個月才重新適應臺灣的各種聲音，每個因噪音而失眠的夜裡，總覺得佛萊堡的遊歷是場夢，而夢裡頭全都是極美的聲響。